

後漢書

二五

列傳第五十六 范曄 後漢書六十六

唐章懷太子賢注

陳蕃

王允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也祖河東太守
蕃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
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埽
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埽除天下
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竒之初
仕郡舉孝廉除郎中遭母憂弃官行喪服

關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

續漢志曰別駕從事校尉行部奉引

摠錄

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

投奔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

後公府辟舉方正皆不就太尉李固表薦

徵拜議郎再遷為樂安太守

續漢志曰樂安本名千乘和帝

更名也

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

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

高絜之士

璆音仇

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

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縣

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民有趙宣葬

親而不閉塏隧

塏隧今人墓道也杜預注左傳云掘地通路曰隧

因居

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

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

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

賢者俯就不肖企及

禮記曰三年之喪可復父母之恩也賢者俯而就之

不肖者企而及之

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

黷也禮記曰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

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

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

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詣蕃有所請託不

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
武令稍遷拜尚書時零陵桂陽山賊爲害
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
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
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尚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乂
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爲
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
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
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

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羣賊弭
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
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
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以此忤左
右故出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
民亦畏其高

蕃喪妻鄉人畢至唯許子將不往
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徵

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遷大鴻臚會白
馬令李雲抗疏諫相帝怒當伏誅蕃上書
救雲坐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光

祿勲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
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
者容悅是爲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
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
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上象四七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
故曰下應分土言皆以輔王室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

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
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
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

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

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

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

止又比年收斂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

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

可貲計貲量也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

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

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

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爲齊

相所脅以齊滕爲嫡楚女廢居
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

且聚而不御必

生憂悲之感以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

禁止姦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

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

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

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

舉委尚書三公

尺一謂板長尺一以寫詔書也

使褒責誅賞

各有所歸豈不幸甚帝頗納其言爲出宮
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萬世南

鄉侯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廣城苑名在今汝州

梁縣西也

蕃上疏諫曰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

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

敬如或違此則爲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放

逸遊

尚書咎繇謨曰無教逸欲有邦

周公戒成王無槃于遊

田

尚書無逸篇之言

虞舜成王猶有此戒況德不及

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況當今

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

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

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
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
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今給驅禽除路
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
海放乎琅邪晏子爲陳百姓惡聞旌旗輿
馬之音舉首嚙眉之感景公爲之不行周
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爲誦祈招
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祭公祭國公爲

周卿士謀父名也祈招逸詩也左傳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人之力而無醉飽之

心書奏不納自蕃爲光祿勳與五官中郎

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而爲執家郎

所譖訴坐免歸頃之徵爲尚書僕射轉太

中大夫八年代楊秉爲太尉蕃讓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

詩大雅也言成王今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文章謂周公

之禮法也

臣不如太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

不如議郎王暢聰明亮達文武兼姿臣不

如弛刑徒李膺帝不許中常侍蘇康管霸

等復被任用遂排陷忠良共相阿媚大司

農劉祐廷尉馮緄

音古本反

河南尹李膺皆以

忤旨爲之抵罪蕃因朝會固理膺等請加

原宥升之爵任言及反覆誠辭懇切帝不

聽因流涕而起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

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郡太守劉

瓚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

之官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瓚瑨罪當弃

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財

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

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

茂共諫請瑣璫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

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

桓修霸務為內政

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安國可乎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

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隱令寄政若何對曰作內政

而寄軍令焉

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公羊傳莊公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郕

譏其與讎狩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門譏其奢也故曰小惡必書也

宜先自整勅

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

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

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言桓帝以蠡吾侯即位

小家

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其先業況

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

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

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

五侯謂胤譚淑忠戡五人與異同時誅事

見異傳也

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異當

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

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
虐茲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
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
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

說文曰
悄悄悲

忿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
發怒如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
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
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戾覽財物浮誅
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從橫

沒財已幸宜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

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

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

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愛

幸居上旁有怠嫚禮丞相申屠嘉入朝因見之爲檄
召通通至嘉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
首盡出血文帝使使召通而謝丞相曰吾弄臣君釋
之也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追不得公
主出宣駐車叩馬以刀畫地數主主言
於帝帝賜宣錢三十萬語見董宣傳

未聞二臣

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賢惡傷黨類妄

相交搆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唬訴陛

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